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大名著新读本】
[sidamingzhuxinduben]

水浒传

新读本

[明] 施耐庵 / 著 孙 逊 / 编



世纪集团

水浒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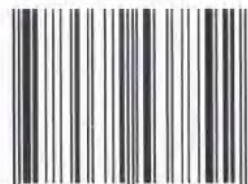
新读本



SHUIHUZHUANXINDUBEN

1 · 1724 定价：16.00元

ISBN 7-5325-3779-X



9 787532 537792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人名著新读本]
[sidamingzhuxinduben]

水浒传

新读本

[明] 施耐庵 / 著 孙 逊 /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新读本/[明]施耐庵著;孙逊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

(四大名著新读本)

ISBN7-5325-3779-X

I. 水... II. ①施... ②孙... III. 章回小说
—中国—明代—缩写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4395 号

四大名著新读本

水浒传新读本

[明]施耐庵 著

孙 逊 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1) E-mail: guji1@guji.com.cn

(1)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08,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5325-3779-X

I·1724 定价:1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54742915

出版说明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四部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是举世公认的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并且是古典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经典。但是，由于青少年读者学习时间紧张，无暇读完全本原著，为使青少年读者更早、更快地了解其精彩内容，我们特请著名古典小说专家孙逊先生编写了这套《四大名著新读本》系列。

这套“新读本”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删减精编，去除了部分少人问津的次要人物情节，相应调整了个别回目，依旧保持了原著的语言特色和创作风格。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可体会到它们的“原汁原味”。在流连大观园的美景佳人中，感受庞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品味悲欢离合、爱断情伤；在群雄争霸的风起云涌中，惊叹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超群智慧及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计谋策划；在逼上梁山、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中，痛斥佞臣宵小的卑鄙无耻，又振奋于惩奸扶弱、锄暴安良的意气风发；在遨游海外的仙山岛国中，目眩神驰于上天彻地、降妖伏魔的神话故事，又神敛心静于求仁向善、九九归一的佛理禅心……

希望这套“新读本”，能为我们的青少年读者在轻松的阅读当中，了解纷繁的世界，提高文学鉴赏及创作能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7月

目 次

一、王进与史进	1
二、鲁达：从军官到和尚	10
三、林冲刺配	27
四、野猪林	38
五、风雪山神庙	45
六、雪夜上梁山	55
七、杨志卖刀	65
八、智取生辰纲	72
九、火併王伦	83
一〇、宋江杀惜	94
一一、武松打虎	111
一二、武松杀嫂	119
一三、十字坡	149
一四、快活林	156
一五、血溅鸳鸯楼	163
一六、江州劫法场	170
一七、活捉黄文炳	188
一八、三打祝家庄	197
一九、闹华山	216
二〇、晁盖中箭	223
二一、计赚玉麒麟	231
二二、智取大名府	246

■ 水 滸 传

二三、夜打曾头市	256
二四、攻克东平、东昌府	267
二五、英雄排座次	280

一、王进与史进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一住三年。

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东京。这柳大郎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成，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打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士家过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迤逦回到东京，径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信。董将士一见高俅，看了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人，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并且当初被断配的人，旧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数日，董将士思量出一个路数，将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

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董将士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内，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了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现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俱备。

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设席，请端王居中坐定，都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将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着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

来进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毬，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毬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令，资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

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毬！你唤做甚么？”高俅叉手跪复道：“小的叫做高俅，胡乱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毬一似膘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

次日，排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官中赴宴。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思间，只见次日门子报道：“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官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那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人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毬，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不在话下。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就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随，寸步不离。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

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只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现有病患状在官。高殿帅焦躁，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教头只得去走一遭。若还不去，定连累小人了。”

王进听罢，只得捱着病来。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小人怎敢，其实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王进又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今日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高大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会。”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

来正是东京帮闲的‘鬪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爱儿子使枪棒，何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当下娘儿两个商议定了。

当下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人来，分付他去岳庙安排明早去烧头香。当夜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一担儿打挟了。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进教起李牌，分付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

王进自去备了马，牵出后槽，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家中粗重都弃了，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儿，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望延安府来。

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在庙等到巳牌，也不见来。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寻时，见锁了门，两头无路。寻了半日，并无有人。看看待晚，岳庙里张牌疑忌，一直奔回家来。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两个见他当夜不归，又不见他老娘。次日，两个恐怕连累，只得去殿帅府首告：“王教头弃家在逃，母子不知去向。”高大尉见告，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二人首告，免其罪责，不在话下。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上一月有余。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儿，跟在

娘的马后，口里与母亲说道：“天可怜见，惭愧了！我母子两个，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此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母子两个欢喜，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走了这一晚，不遇着一处村坊，那里去投宿是好。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王进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

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儿，与他施礼。庄客道：“来俺庄上有甚事？”王进答道：“实不相瞒：小人母子二人，贪行了些路程，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纳房金，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问庄主太公，肯时，但歇不妨。”王进又道：“大哥方便。”庄客入去多时，出来说道：“庄主太公教你两个入来。”王进请娘下了马。母子二人，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

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须发皆白，王进见了便拜，太公连忙道：“客入休拜，你们是行路的人，辛苦风霜，且坐一坐。”王进母子两个叙礼罢，都坐定。太公问道：“你们是那里来的？如何昏晚到此？”王进答道：“小人姓张，原是京师人。今来消折了本钱，无可营用，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程途，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假宿一宵，来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纳。”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庄客安排饭来。没多时，就厅上放开条桌子，庄客托出一桶盘，四样菜蔬，一盘牛肉，铺放桌上，先烫酒来筛下。一面劝了五七杯酒，搬出饭来。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进母子到客房里安歇。次日，睡到天晓，不见起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听得王进母子在房里声唤。太公问道：“客官，天晓，好起了。”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见

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甚是不当。”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道：“实不相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痛病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王进谢了。

自此王进母子二人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得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看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不怒，喝道：“你是甚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掇一掇么？”

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会使枪棒？”王进道：“颇晓得些。敢问长上，这后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时，十分好。”便教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听这厮胡说。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小官人若是不当村时，较量一棒耍子。”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时，使一棒何妨。”王进笑道：“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

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于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看了一眼，拿条棒滚将人来，径奔王进。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后生抡着棒又赶人来。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

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掣将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王进连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

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旁边搬条凳子，纳王进坐，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道：“我母子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无恩可报，当以效力。”太公大喜，教那后生穿了衣裳，一同来后堂坐下。叫庄客杀一个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四个人坐定，一面把盏，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说道：“师父如此高强，必是个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王进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瞒，小人不姓张。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这枪棒终日搏弄。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帅府太尉，怀挟旧仇，要奈何王进。小人不合属他所管，和他争不得，只得母子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不想来到这里，得遇长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连日管顾，甚是不当。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太公见说了，便道：“我儿，可知输了？快来再拜师父。”那后生又拜了王进。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相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便唤做史家



安府，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不想来到这里，得遇长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连日管顾，甚是不当。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太公见说了，便道：“我儿，可知输了？快来再拜师父。”那后生又拜了王进。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相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便唤做史家

村，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恹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时，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自当日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

不觉荏苒光阴，早过半年之上，史进打这十八般武艺，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自思：“在此虽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来，相辞要上延安府去。史进那里肯放，说道：“师父只在此间过了，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以终天年，多少是好！”王进道：“贤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负累了你，不当稳便。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

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托出一盘两个缎子、一百两花银谢师。次日，王进收拾了担儿，备了马，母子二人，相辞史太公。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亲送十里之程，心中难舍。史进当时拜别了师父，洒泪分手。王教头和娘两个，自取关西路里去了。

不说王进去投军役，只说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只是打熬气力，亦且壮年，又没老小，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不到半载之间，史进父亲太公，染病患症，数日不起。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不能痊可，太公歿了。史进一面备棺殓殓，请僧修设好事，荐拔太公。又请道士建立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果道场，选了吉日良时，出丧安葬。史进家自此无人管业。

二、鲁达：从军官到和尚

却说史进自父亲死后，便想去寻师父来。他把家私庄院废尽，自收拾了些少碎银两，打拴一个包裹，提了朴刀，取路望延安府路上来。一路免不得饥食渴饮，夜住晓行，独自一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史进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副座位坐了。茶博士问道：“客官，吃甚茶？”史进道：“吃个泡茶。”茶博士点个泡茶，放在史进面前。史进问道：“这里经略府在何处？”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进道：“借问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茶博士道：“这府里教头极多，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那个是王进？”道犹未了，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走进茶坊里来。史进看他时，是个军官模样。

那人入到茶坊里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个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了史进长大魁伟，像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甚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人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